

国际理解教育视角下内外协同推进国际中文教育国际化的路径探索

王艺鸣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DOI: 10.61369/ETR.2026100036

摘要 :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层面, 探索通过将国际理解理念融入课程教材、推进师资本土化培养、创新“中文+职业技能”模式、深化中外教育合作等路径, 实现内外协同发展。研究表明, 二者深度交融能搭建跨文化交流桥梁, 未来需依托数字化资源与多元实践, 强化文化适配与情感共鸣, 让中文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纽带。

关键词 : 国际理解教育; 国际中文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 对外汉语教学; 中文发展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Exploring Paths for Internally-Externally Collaborative Advanc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ang Yiming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30

Abstract :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explores paths to achieve internally-externally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ncluding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to curricula and textbooks, promoting the localized training of teachers, innovating the "Chinese + Vocational Skills" model, and deepening Sino-foreign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an build a bridge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rely on digital resources and diverse practices, strengthen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emotional resonance, and make Chinese an important link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CFL); Chinese language development

一、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与现状

我们要想理解国际理解教育的内涵, 首先要明白何为“国际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副总干事沃尔特·刘易斯博士曾尝试对“国际理解”进行定义。他认为, 拥有国际理解这种能力能够让人批判而又客观地观察和评价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的行为。在这种理解下, 国际理解成为建构和平世界的美好愿景, 而“国际理解教育”则是实现这种美好愿景的重要手段。

“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在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后的第一次大会首次被提出, 彼时整个世界仍旧被二战的阴影笼罩, 加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对于构建战后的和平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国际理解教育始终以培养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相互认知与尊重; 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优越感和意识形态对立以及推动基于人权与全球责任的国际合作为目的, 对世界各国国际理解教育的发展, 推动不同国家之间沟通对话, 促进世界和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际理解教育实践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展70余年。自疫情过

后, 各国产生了很多分歧与不和谐的声音, 国际理解教育在这中间搭建起重要的沟通桥梁。当今全球化盛行, 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但不管在国际上有多种理解, 始终都是以教育为途径。国际理解教育通过教育增加不同地区国家文化之间的融通, 以便共同认识和处理全球社会存在的重大共同问题^[1]。

二、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2022年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将汉语国际教育更名为国际中文教育。国际中文教育正式形成了本科、硕士、博士贯通的培养体系。目前, 全国有424所高校开设本科专业, 198所高校开设硕士学位, 27所高校试点开展专博培养, 累计招收培养数十万中外学生, 成为开展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力量, 为促进中外语言文化交流, 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友谊发挥重要作用^[2]。

“国际中文教育”至少包含了四个方面: 来华留学生的汉语目的语教育、以孔子学院为主要平台的汉语作为外语的教育、以

华文学校为平台的华侨华人的祖先语传承教育、以各国官方及其教育机构为平台的中国语与中国学教育^{[9]24}。更名后与之前两个名称的最大区别在“中文”，更符合国内外中华民族语言教育的实际情况，突出中文作为母语的文化传播属性，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信。“国际中文教育”这一学科概念是在对世界中文教育现状的客观真实把握基础上的科学定义，更精准地定位了中文国际传播的学科属性与培养目标也体现了中国推动中文世界化的平常心 and 真诚态度。

如今，中文教育世界化步伐加快，世界各国的中文教育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我国中文教学事业需要立足国内、放眼国外培养既具有坚定政治立场、深厚知识素养务实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宽广国际视野的人才，吸取过去成功理论与实践经验，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实现创新，坚决地走一条国内外协同推进国际中文教育国际化路径。

三、国际理解教育视角下国际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

要想国际中文教育走上一条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化路径，首先要明确国际中文教育的逻辑基础和目标指向。胡范铸将国际中文教育的目的分成高低不同的五个层次。最直接的目的是在教学过程中汉语听、说、读、写等能力的获得，使汉语获得国际语言地位。而这是只是国际中文教育最基础的目的。国际中文教育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在不同文明之间搭建友好交流的桥梁，推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实现“中外社会互动”。但实现这种互动合作仅仅靠知识学习是无法实现的，让学习者从价值观层面理解文化、实现交流合作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促进全球发展中推动中文发展全球化，实现中外社会互动最容易也最有效的一种方法就是激发情感上的共鸣，而国际理解能力正是引起这种情感共鸣与沟通的重要因素，二者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所谓国际中文教育是一种“以中文为媒介、以全球治理为理念、在国际上展开的国际理解教育”^{[4]2}。

（一）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与“中文+”教育

实现中文教育的国际化，必须实现中文教育的普及化，而中文教育的本土化是实现中文教育的普及化、国际化必由之路。“本土化”的核心指标就是所在国或地区教育机构语言教育的自主化，学习者的主动化，教学工作实施主体的本地化^{[6]2}。国际中文教育本土化涉及到教师、教材、教学法等多个方面。目前本土化工作与前几年相比已有起色，但仍存在诸多问题。教材与师资方面，本土性的教材和师资力量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不能满足各层次汉语教学的需要；教学方面，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国际教育在理念和实践上常有“水土不服”的情况^{[6]28}。国际中文教育要真正实现本土化，就必须要在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资源和教学人员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7]9}。改进本土化问题的方法有两点较为核心：一是要加强教学模式的本土化，改变当前依赖对外汉语时期形成的模式和经验，教学的方式和内容要让当地学习者更容易接受；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师资培训手段，加强对本土教师的培养，避免过度依赖中国外派教师的方式^{[8]163}。要想解决以

上两个问题，对于当地学习者地培养就不能只集中于汉语语言地学习，通过教育的方式加强对国际理解能力及素养的培养也相当重要。

首先，针对当地学习者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就必须融入国际理解的理念，可从特点鲜明且对于该层次的学习者较为关注的内容入手选取内容，课堂上可采用对比方法来求同存异，让学习者更清晰、直观的认识文化之间的差异，对差异有了认知才会形成理解不同国家文化的动机，进而激发学习者了解文化、理解文化的主动性，以达到学习主动的目的。其次，我国语合中心应当继续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在当地各个教育阶段，尤其是中小学阶段普及这种国际理解理念下的中文教育，这种教育如果形成体系，对于本土教师的培养将大有裨益，不仅能提高适应性。

近年来“中文+职业”的中文教育模式也不断发展。2024年在乌兹别克斯坦、马尔代夫、尼泊尔、赞比亚、摩洛哥、俄罗斯等6个国家的中资企业新建6个中文工坊，全球中文工坊总量达到32个，支持中文工坊立足当地实际需求，主动对接中外产能合作。加大“中文+职业技能”项目发展力度，因地制宜开设“中文+职业”特色课程，建立中非“中文+职业技能”教育区域发展中心，大力培养通中文、懂技术的本土复合型人才，助力学员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服务中外务实合作。持续推进“中文+职业技能”教学资源建设，完成100多种紧缺行业中文教材开发并投入使用。

以“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国际中文教育影响为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合作密切，相应地国家之间在文化上深入了解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需求也更强。截至2024年8月，已有150多个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大家庭，各国的语言以及文化都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建立在国际理解上的中文教育显得更为重要。为共建“一带一路”，服务当地社会发展，沿线国家对于“汉语+职业”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大幅增长，“中文+职业技能型”的教学模式广受推崇，推动中国文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同时，国际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也促进了各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9]55}。

（二）人才培养与资源整合

国际理解教育是培养国际理解能力的。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国际理解能力的培养以中文教学为媒介，渗透在具体的“三教”问题中。“三教”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文师资、教学资源和教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既可直接应用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又可丰富国际中文教育学科理论体系^{[10]107}。教师作为教学的主体之一对于教学的作用巨大，是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教师的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习实践等方面开展研决定着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质量。无论教师还是学生的培养，始终具有一定的目的导向，从国际中文教育的目的来看，国际中文教师绝非仅仅是文化知识的咨询者，教师们同样要扮演文化技能的训练者、探讨文化意义的引导者、文化态度转变的促进者、跨文化交际的中介者、文化学习的合作者等一系列角色。

教学资源是教育发展的关键环节,2021年底。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简称“语合中心”)于2021年底发布了“三计划一指南”。其中涵盖教学资源、平台建设、师资培训等多方面,开拓在线教育、数字资源、“中文+职业技能”等新领域,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全面支持,突出了以中国化为核心内涵、以标准化为基础规范、以精品化为目标要求、以本土化为鲜明特色、以数字化为创新关键的中文教学资源建设理念,力求全面推进新时代中文教学资源建设的高质量发展^{[1][38]}。纸质版的教材、教辅材料的编写及数字化的教学资料、平台搭建都应融入国际理解教育理念,成为汉语推广与实现国际理解的重要工具。

四、国际理解教育视角下国际中文教育实践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向2024世界中文大会致贺信中曾指出:“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承文明的载体、增进理解的桥梁。”如果只教语言,不涉及语言背后的文化,并不能有效、得体地进行交际。学生只使用中文,却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与文化,就会患上“文化失语症”。因此,国际中文教师在教授语言的同时也要担负起传播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责任,在教会语言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

如今,海外孔子学院仍旧是推动汉语国际化与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阵地,以东盟十国为例,除文莱没有孔子学院和课堂,其余九国共有42所孔子学院,17个孔子课堂。东盟国家中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柬埔寨这8个国家已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纳入比例达到80%^{[2][64]}。

语言与文化教学是孔子学院核心教育方式,也是其实践国际中文教育与国际理解教育的最直接体现。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模块化的课程设置模式和注重塑造学习情境与培养交际能力的教学法使孔子学院形成强调交际能力的语言教学模式。^{[13][150]}强调学习情境与交际能力必然离不开对于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理解,孔子学院一方面逐步深入地与当地政府及教育机构进行跨国合作自行开发有针对性的教材及词典。另一方面以中外合作的形式,打造一系列文化活动,如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等作为语言交际和跨国文化交流搭建平台,平台兼具国际化与本土化,是基于活动的,实现文化理解的国际合作教育实践的重要案例。

五、结语

国际理解教育以尊重多元文化为核心,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价值引领与方法支撑,而国际中文教育则成为践行国际理解理念、传播中华文化、促进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国际理解教育与国际中文教育的深度交融,为中文国际化与跨文化交流搭建了核心桥梁,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已逐步形成。未来,国际中文教育国际化需坚持内外协同、多维发力。强化文化对比与本土适配,持续推进师资本土化培养、教学模式创新,拓展“中文+”应用场景。同时,应完善包含国际理解维度的评价体系,依托数字化资源扩大教育覆盖面,实现以中文为媒介的跨文化情感共鸣与社会互动,让中文成为连接世界的纽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 [1] KUMAR M., REKHA 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Education In India [M]. Chhattisgarh, 2020: Sankalp Publication: 362-363.
- [2] 参见:360个人图书馆《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发展历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3/0112/08/33126303_1063390486.shtml, 2024年5月1日。
- [3] 张虹倩,胡范铸.语境、概念、路径:国际中文教育的再思考[J].语言教学与研究,2024,(03):20-31.
- [4] 胡范铸,郭晔丹.全球发展视域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位”建设[J].华文教学与研究,2025,(03):1-7.
- [5] 王海峰.国际中文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J].汉字文化,2021,(09):1-6.
- [6] 张新生,李明芳.汉语国际教育的终极目标与本土化[J].语言战略研究,2018,3(6):25-31.
- [7] 王建军.汉语国际教育师资本土化的基本内涵、培养模式与未来走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5,13(3):9-14.
- [8] 刘玉屏,欧志刚.本土化、多元化、均衡化:人工智能在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应用探析[J].民族教育研究,2022,33(01):162-169.
- [9] 梁凤仪.“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策略研究[J].新传奇,2025,(07):55-57.
- [10] 吴应辉.国际中文教育新动态、新领域与新方法[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02):103-110+155.
- [11] 梁宇,刘晶晶,李诺恩,等.内涵式发展之“内涵”: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的维度[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1):38-44.
- [12] 李宝贵,庄瑶瑶.中文纳入东盟国家国民教育体系的特征、优势及启示[J].教育科学,2023,39(02):64-70.
- [13] 周汶菲.孔子学院:国际理解教育的实践研究[D].山东大学,2015.